



中国文化史丛书

中國交通史

白寿彝著

中國文化叢書

第一輯

中國交通史

白壽彝著

上海書店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

中国交通史

白寿彝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朱家角彩印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9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J70·1 (全五十册) 定价70.00元

(内部发行)

目錄

第一篇	先秦時代之交通	一
第一章	先秦交通與民族混合運動	一
第二章	先秦交通區域之發展	四
第三章	先秦底都會	一六
第四章	先秦底道路溝渠和館郵	二四
第五章	先秦底交通工具	三四
第六章	戰國晚年之關於交通的傳說想像和理想	四五
第二篇	秦漢時代之交通	五五
第一章	秦漢交通與大一統政府	五五
第二章	秦漢版圖及域外交通	五九

第三章	秦漢底都會……………	七〇
第四章	秦漢底道路和河渠……………	八二
第五章	秦漢底館舍和郵驛……………	八九
第六章	秦漢底交通工具……………	一〇一
第二篇	隋唐宋時代之交通……………	一〇七
第一章	隋唐宋交通與東南財富……………	一〇七
第二章	隋唐宋底國內交通路線……………	一一一
第三章	隋唐宋底運河……………	一二〇
第四章	隋唐宋底域外交通……………	一三〇
第五章	隋唐宋底大都會……………	一三六
第六章	隋唐宋底館驛和交通律令……………	一四五
第七章	隋唐宋底交通工具……………	一五二

第四篇	元明清時代之交通	一五九
第一章	元明清交通與海運	一五九
第二章	元明清之河渠與道路	一六七
第三章	元明清之郵驛	一七九
第四章	元明清之中外交通	一九一
第五章	元明清底都會	二〇三
第六章	元明清底交通工具	二〇八
第五篇	現代中國之交通	二一一
第一章	現代中國交通與五口通商	二一一
第二章	現代中國之水上交通	二一三
第三章	現代中國之陸路交通	二三一
第四章	現代中國之空中交通	二四九

第五章	現代中國之郵電事業·····	二五八
第六章	中國交通事業之前途·····	二七五

中國交通史

第一篇 先秦時代之交通

第一章 先秦交通與民族混合運動

—

先秦時代，包含夏后殷商宗周，以及春秋戰國。夏后氏以前，我們雖不敢說中國沒有交通，但夏以前的事情太渺茫難稽了，我們實無從談起。夏后氏底交通，我們雖也不敢說，能找着真實的材料作憑藉，但古老的傳說是可供給搜尋者一些輕淡的脚印的。所以，我們談先秦交通，實際也可說是談中國交通，可以從夏后氏時期開始。

按照古本竹書紀年，史記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集解引和史記六國底說法，夏后氏有國四百七十一年，殷商四百九十六年，宗周二百五十七年；自宗周亡後之次年，經過春秋，到戰國末年，也有五百四十八年。總共，從夏初到戰國末年，算是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年之歷史。這個數目，究竟是不是和事實符合，我們不知道。但我們對於春秋戰國底年數是相信的：我們看到春秋戰國要佔去五百多年，則從夏初算起，一千七八百年的數目，似乎是很可能的。照著這個數目計算，約當於西元前二十九世紀初葉，至西元前二二一年。

二

在這一千七八百年中，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事件，是民族與民族間繼續不斷地起一種混合運動。在這樣長的時期內，表面上，儘管有形形色色的現象，白雲蒼狗地變幻；骨子裏，這種混合運動却總是貫徹始終地在扮演着。商民族和殷民族間的混合運動，成了殷商時期底局面。周民族和殷民族間的混合運動，成了宗周時期底局面。周民族更與蠻夷戎狄各民族間起了混合運動，就成了春秋戰國時期底局面。各時期底情形，雖頗不相同，而在同一時期所表現的方式也許很有點兩樣，但其為一種民族間的大混合之過程則一。一直到了戰國末年，這一種民族的大混合，算是大體成熟。

於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到來，而有秦漢大一統底出現。

先秦交通，和這種民族混合運動，關係甚為密切。後者發展到了某一個程度，往往可以表示先秦交通已達到了某一個階段。同時，先秦交通之一種新的進展，有時也可以表示出一種民族混合底傾向。這種情形，尤其是在交通區域之發展上，更為明白。他如交通器具之增進，以及路政溝渠等之設施，有時也是和這種運動有關係的。這是先秦交通史上底一大特色。

三

先秦底民族混合運動，使中國民族有了一個真正的基礎；國界之設定，大一統政府之建立，都在這一千七八百年的民族混合運動中孕育到了成熟的程度。同時，先秦底交通事業，也給中國底交通，打下了一個實在的根基；國內交通區域之開拓與充實，水陸交通工具之發明，道路館郵之制度，人工開河之方法，也都在這個時候有了一個草本。

第二章 先秦交通區域之發展

先秦交通區域，在夏后氏時期，似乎僅限於現在的山西東南部和河南西北部。夏民族勢力底發展，似乎是由東南到西北。

尚書皋陶謨，禹『娶于塗山』。古文尚書入益稷篇內。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塗氏女，而通之於台桑？』左傳，哀公七年，子服景伯說：『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大概就是三塗山。在現在的河南嵩縣西境，是夏后氏底發祥地。孟子說：『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見萬章上。陽城在現在的河南登封縣境，離塗山也不遠。

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說：『夏啟有鈞臺之饗。』史記殷本紀說：『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按照杜預底說法，河南陽翟縣。現在的河南南陽縣。南有鈞臺，雒邑。現在洛陽境內。西有甘城，則鈞臺在現在的河南禹縣境內，而甘應在現在的河南洛陽附近。啟底都城，大概是在禹縣或禹縣洛陽之間，並沒有建都。

在現在的山西安邑。參看錢穆周初地理考第十七節，燕京學報十期，頁一九七一—二。

到了夏后臯，夏底都城似已有向西北遷移的傾向。所以夏后臯底墓，會在現在的河南洛寧西

底嶠山。見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到了夏桀時候，都城已早經遷移到現在的山西安邑。湯攻桀於鳴條。鳴條就是

安邑。西邊的一個地方。宗周初年，封康叔於夏虛。見左傳定公四年。左傳昭公元年，子產說：『遷實沈於大夏。』

夏虛和大夏，也都是指現在陳水流域安邑一帶地方說的。參看周初地理考第十節，燕京學報十期，頁一九六五—七。

夏民族一方面向西北發展，同時大概還沒有放棄舊有的地方。史記夏本紀說，夏桀：『召湯而

囚之夏臺。』夏臺就是陽翟縣底鈞臺。見索隱。照這樣說，夏后氏時期交通區域之廣，東西至少要有五

六百里，南北恐怕至少也要有三四百里了。

宗周春秋時，有杞國者，是夏后氏底後裔。杞故地，在現在的河南杞縣，遠在禹縣東北二百多里。

但史記陳杞世家說：『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這是夏后氏

後裔，在宗周初年已極衰微，杞民未必就是夏后氏底遺民，杞地也未必就是夏后氏底故地啊。

二

殷商時期，交通區域較夏后氏時期大爲廣闊。殷在未滅夏的時候，本來已經是東方底一個大國。左傳襄公九年，士弱說：『鬲，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商丘，就是現在的河南商邱。相土時，商丘是西都，泰山脚下另有他的東都。商頌長發說：『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大概相土底國，已經西起商丘，東到海濱了。到了湯攻夏桀，敗桀於鳴條，殷底勢力遂由東海以西，直到安邑。東西路線之長要在一千二三百里以上。此後，仲丁居隩，現在的河南，澤西南境內。河，亶，甲，居，相，現在的河南，內黃縣境內。祖，乙，居，邢，現在的河南，溫縣東境內。盤，庚，居，殷。現在的河南安陽，洹上村爲故殷墟。而殷人田游所及，見於卜辭者，有龔，現在的河南輝縣。有孟，現在的河南，沁陽。有誰，現在的河南，修武。有曹，在的山東定陶，有杞，現在的河南，南杞縣。有截，古一載一字，現在的河南考城。有雇，現在的河南，南原武。大，河，南，北，數，百，里，之，間，也都有殷人底足跡了。參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二，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說商，說毫，說耿；卷十八，北伯鼎跋；觀堂別集補遺，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

殷商底都城，雖於經過幾次遷移後，在盤庚時候定都於殷，但殷與商，丘故都間，仍是往來不斷。我們從卜辭中，常常看見『王入於商』底話頭，便可想見這種情形。到了宗，周底初年，紂已被殺掉，東土底人還不服周，必須周公費了很大的手脚，『伐，奄，三，年，討，其，君，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見孟子滕文公下，然後周人才得過平安的日子。這也可見殷商境內，各地頗有相當的聯絡；當時各地間的交通大概

也有某種程度之良好了。

近年殷虛出土古物中，有鯨魚骨和許多綠松石、鹹水貝。鯨骨或是當時的商品，綠松石和鹹水貝大概是當時的貨幣。王國維說：『殷時，玉與貝，皆貨幣也。商書盤庚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於文，寶字从玉，从貝，缶聲。殷虛卜辭有龜 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三十一葉 及匱字，同上後編卷下第十八葉，皆从宀，从玉，从貝，而闕其聲。蓋商時，玉之用與貝同也。貝玉之大者，車渠之大以爲宗器，圭璧之屬以爲瑞信，皆不以爲貨幣。其用爲貨幣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貝玉，於玉則謂之珌，於貝則謂之朋。』見觀堂集林卷三，說珌朋。大概殷虛出土的綠松石，就是殷人所用的玉珌，鹹水貝就是貝朋。這兩種東西和鯨骨，都不是殷虛附近所能出產的，或許都是從東海運來，也未可知。並且，貨幣之使用，也須在商業貿易興起之後。殷商末葉，東海和殷都間，「憧憧往來」作「朋來」之思的，逐什一之利者，也許不在少數吧？

三

宗周時期，交通區域比殷時還要廣闊。周民族發展的方式是由西往東，和夏后殷商由東往西

的發展，正相反對。周底先君原和夏后氏同一民族，參看史記周本紀開卷數段，及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論夏周的話；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頁三八四，一五在夏后氏衰弱的時候，跑到西方，自己立起基業。大約當殷商中葉以後，周先君太王居於岐山，現在的陝西岐山縣東北。之陽，以墾荒和開路為兩件大事。大雅緜篇說：『柞械拔矣，行道發矣。』皇矣說：『作之屏之，其舊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冽；敗之開之，其樞其榘；攘之剔之，其蹙其柘。』這是太王拔木開路的政績，到了後世，還為詩人所稱讚不置的。

在太王時候，殷周間已有一種武力上的衝突。此後，雖王季娶太姪，文王娶帝乙之妹，參看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第三章，古史辨第三冊頁十一至十五，但和親底結果，僅使周人增加一二接受殷商文化的機會，於殷周間不愉快的關係，並不能作全面的調協。魯頌閟宮說：『后稷之孫，實惟大（太）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民之屈，于牧之野。』原來殷周間有民族的深仇，「剪商」是太王以來，周人底一貫政策。同時，在殷人方面，也不能坐視敵人勢力底膨漲，也想給周人一個重大的打擊。卜辭說：『癸未，令旃族寇周，心（懸）王事。』『貞令多子族罕犬侯寇周。』『（上）貞令旃從庸侯寇周。』『貞由烹令从寇周。』以上，分見殷契書契前編卷四，葉三二；卷五葉七第七版，寇是遷其重器，毀其屋廬的意

合卷六葉三一第七版；卷七，葉三四；後編卷下，葉三七。

思。這也可見殷人對於周人的嫉視了。參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上冊，釋寇。從此看來，在王季文王底時候，殷周間的和親，或是由於外交上的手段，或是由於別種情勢所造成。殷周間，大概並沒有從和親的事件上，開始過正態的交通。

武王克殷後，周人底勢力，遂渡盟津，在現在的河南孟津，而達於洹上。及周公踐奄，誅飛廉，周人底勢力更東展而到東海之濱。這時，周底南北境雖不見得比殷商特別廣闊，但東西路線之長，乃得隨軍事及政事底勢力，由岐山直到東海，就遠非殷商所能及了。

四

自夏后氏，經殷商，到宗周，交通區域底發展，無論其由東而西，或由西而東，都是一種橫的發展。同時，交通區域內的各地雖可以保持相當的聯絡，但這種聯絡並不妥善。大雅崧高說：『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這是當宗周末葉的時候，宣王要封一個申伯，須先派人替他築城，替他劃地，並且替他移民。這可想見當時諸夏底人口實在太少，諸夏，指宗周疆域內的諸侯說，下同此，土地未闢者一定很多。宣王底時候尚且如此，宗周初葉底情形可想而知。

更推而至於夏后殷商，也都未嘗不可想像。這種地廣的現象，極易容留低等的異種民族，伏處於山谷叢林草莽中間，或聚居於不臨通衢大邑的處所，伺機而動，殺人越貨，破毀交通。後漢書西羌傳說：『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諸如此類的異族，恐怕不是因為周之陵遲，才得逼近諸夏；大概老早都已雜居在諸夏之間，不過平王以前的記載不甚可考罷了。

宗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交通區域之發展，在先秦交通史上，顯然換了一個新的方式：在外形之展開上，大體上由橫的發展轉成縱的發展；同時，在交通區域內部之聯絡上，也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

五

春秋時，周室衰微，宗周舊域中的國家互相兼併，其中兼併的成績最好的，有在黃河上游的秦，在中游的晉，和在下游的齊。另外，素來隔絕，被視為蠻族聚居的長江流域，也有許多國家；其中最強